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九十七回 諷經商真心顯露 惡鬼漢磨折疑心

艾多也於眾中上前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方才把陶情、王陽兩個說得閉口無言。真是他愚弄世間，貪縱的有情做了沒情，全陽的做了沒陽。俱叫他淡泊寧志，他兩個中心悅服而去，便是師父的道力。只是小子一生卻不損人，也不害己。有我的，人前說出來也香，做出的也順。莫要說土農工商，個個有緣相遇，人人厚與交歡，便是你出家人，也相憐相敬。」道副與主持不視不聽，閉目端坐。卻好道育師手捻著一炷香添在爐內，一眼看見，兩耳聽聞，乃笑道：「汝可是艾多麼？」艾多聽他叫出自家名姓，喜動顏色，向分心魔說道：「我也是有名的艾多。長老既知我，想必也要見誨幾句，但說的我有理。分心阿弟，你平日爭長競短，好剛使暴，卻也說不得忍耐一時，討他們個教誨，切不可說他們出家人峻語直言，忍耐不住，發出你舊性來。」分心魔答道：「我小弟承列位阿兄攜帶已久，歷事已多，視世情紛紛輕薄，心已厭了。動輒發個無明，好不生煩惱，真是無味。但聽你與長老作個問答，我自依從。」艾多乃向道育師答道：「師父，我便是艾多。」道育乃說道：「罔市利，你愛多，人也愛多你若何？此中爭競諸魔出，訟獄災殃風與波。豈是愛，乃貪魔，廉者知兒義不苛。得來有命惟天賜，無諂無驕素位過。愛何用，多怎麼？大道處有中與和。守此中和觀世利，留些功果念彌陀。」

道育說罷，艾多心廣體胖，志意安舒，向分心魔道：「高僧果有些義理，說的痛快我心。何苦與世爭多競少，弄得個身體不閒，心神憤亂？我如今得他度脫，顧不得你，且去安份場中、快活境內，受用些現成清福去也。」一陣風去了。

只丟下分心魔，見三人都被長老參破，喚醒了他各自去了。他便怒騰騰走出眾人中，上前來。方才要使出惡狠狠性子，雄赳赳威風，卻又見了高僧們鎮靜安舒，豁達大度，只得譊然春風和氣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我們四人同氣連枝，為世情好。只因人情偏溺，以致我等迷亂。今得度化，把我三個契交省悟去了。我小子也望指明超度。」三僧各相閉目不答。分心魔再三復說，三僧只是不答。分心魔不覺的手舞足蹈，叫跳起來，走上法座把爐香推倒。只見道副師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分心魔，休要任性！聽我幾句直言說話。」分心魔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休要冷笑無情。」副師道：「我僧家不知甚麼冷笑無情。」分心魔道：「人心喜悅則笑，不遇喜悅，突然發笑，不是笑人醜陋過失，便是笑人假意諛人。中心不實，乃是無情。」副師道：「我僧家難道不笑？笑的是你：

分心魔，逞暴怒，全無容忍寬和度。包涵海量是男兒，剛強忿戾為偏固。非是奸，便是妒，怒氣怎知成疾痼？一朝好勇鬥強梁，致死成傷無悔悟。怎如寬，讓一步，一切冤家無怨惡。熊熊火燄不消騰，分明享福長生路。」

道副說畢，分心魔頃刻就變得和容悅色，望三僧下拜，道：「好話說！想我同著陶情三個，非是沾了他些糟粕，行動逞強，便是與那王陽爭風吃醋發這惡狠，更在艾多身上起那無明。怎知恬淡安舒中，有個長生不老？去罷，去罷！離了是非門，不入煩惱戶。養性修真，保守元陽去也。」分心魔一霎化為彩雲，消散去了。三僧合掌，念了經咒一遍。只見眾商與施才上前說道：「原來陶情幾個，乃是四孽妖魔。我等凡俗，不知就裡，被他迷惑。不遇高僧，怎能解脫？只是此孽既沾道力超脫，我等這些金寶，只當散失在無益之處，情願發心喜捨，成就善功。望乞高僧暫留雲輅，講演妙義。待修成廟宇，還請老師父降臨，做一個圓滿道場。」施才又說道：「便是那守廟使者顯化，控的羊豕這一種根因，還未見師父們超度。」副師聽了，道：「眾善信發心成就功果，自然候吾師降臨。小僧也必候功完，做一個圓滿道場。便是這羊豕根因，自有道場佛力超脫他等。只是廟宇工程浩大，卻在施善信完成。」施才道：「還要眾商扶助，小子自當竭力。」當下三僧退入靜室。道人供奉卻也心誠意敬，一時感動地方往來人等施捨，把個舊廟動工。匠作都也發心，勤勞不懈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祖師哪裡是留在施才家靜屋打坐，乃是知演化本國功完，一則震旦緣熟，欲行普化；十則僧難遙聞，欲行解救。彈關四下，上報九重之恩，欲元通和尚叫明大地眾生。四孽無情，欲徒弟助成驅掃，使正大光明綱常，不泯於人心。又欲收一弟子，以繼法器於身後。祖師乘著三弟子同眾商發心修廟前去，乃披禪衣，踏棕履，出了施才之門，照邊海大路而去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眾商在施才酒肆時，獨有這一客說了幾句正經話，丟了眾商前行，無店安宿，乃存身廟門之下。遇著王陽變婦人引誘。哪知客人素誦持經卷，行路為商，必身帶囊中。這夜坐在囊上，乃捧經在手。妖魔見他胸前金光直射，便是經與真心呈露。那妖魔見了，不敢侵近。這客人方才安靜在廟門，宿到天明，等這一起客商。卻不知客商不聽他良言，弄出花酒冤孽，失了囊金，耽延行路。這客人等了一晌，不見人來，乃背負行囊，走了十餘里，卻是一處汪洋海岸，人煙輻輳。客人卻好遇著一隻空舟，便搭在舟上。那舟無載，卻是回空，順帶南行。偶遇颶風，漂漂搖搖，刮到一座山下。客人驚惶，舟人恐懼，只得風息，卻又不辨南北地界。客人只得上山觀看。山逕中，忽然顯出一座寺院來。客人走近寺前，但見那寺：

亂石砌成門戶，隨山搭就簷梁。一層殿宇在中央，數個僧皆石像。

客人進入寺中，只見幾個僧人，形貌似石鑿的一般，卻又活活潑潑，會說會笑。乃說道：「客人見了我等，如何不拜？」客人忙下拜。那僧說：「只可再拜。」客人道：「師父既令我弟子拜禮，如何只要兩拜？」僧人道：「天地君親，便是百拜不多。我以師禮相待，故令汝再拜。且問客人，莫非吳地，名叫做靈期麼？汝來路遠，料腹已饑，吾有甘美之食啖汝。汝無慮此山離家道遠，三日可歸其家。」靈期拜謝，食其所與之食，果皆美味，非世間所有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我弟子吳地人，不知離此海山多少里路？三日可到得家鄉？」僧人道：「此山去你家鄉二萬餘里，你嘗識杯渡道人麼？」乃指那北壁上掛著一囊，並一個瓶、一條錫杖，說：「此道人衣鉢之具，今付與你。」乃又付以一書，一根青竹杖，說道：「見杯渡，可交付與他。」說罷，乃令一沙彌送靈期客人到舟前，叫舟人把竹杖置水中，自然天風效靈，海波平定，三日可到吳地。

正才要開船，只見一個僧人走到舟前，也要登舟。靈期乃問道：「師父莫非杯渡道人麼？」僧人答道：「我非杯渡道人，乃東渡演化僧弟子耳。」靈期聽得，問道：「小子聞西來演化高僧有四位，如何只老師父一人？」僧人道：「四位師徒，現有三人尚在海沙，與客商修理破廟，度脫邪魔。我見善信南旋，欲借寶舟尋吾師耳。」靈期乃問道：「師父法號？」僧人道：「波羅提便是僧號。」說罷，舟人開船。果然三日到了吳地石頭，竹杖不見。那僧人指著岸頭道：「你問杯渡道人？那前面道人乃即杯渡。」靈期一看，便不知僧人去向，果見一個道：

白髮蕭蕭兩鬢腮，童顏還似少風裁。

呵呵大笑臨舟次，卻似知人海上來。

道人到得舟前，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吾物在舟，是哪個善人攜來？」料不是等閒之輩，必是敬禮吾門、尊重經典善心男子，方能得遇。」靈期聽得忙持了瓶、錫、書、囊、鉢具，交付道人。道人得了鉢具，復大笑道：「我不見鉢四千年矣。」乃把鉢望空一擲，那鉢在雲中晃了幾晃，墜落下來，道人用手接了，看著靈期道：「勞動你寄書攜囊來也。」化一道霞光而去。靈期嗟歎為神，乃捧經卷回家。

且說祖師獨自走到海口，見海水渺茫，遼闊無際，欲要脫了雙履赤足沙行，那淺洋可渡，深浪難涉，待行一道法，卻又不以奇異動世炫駭之心，乃左觀右視等候良久。恰好一隻大艦，上面幾個商客坐著，載有一舟貨物。祖師乃問道：「善人從哪裡來，往何方去？」眾商道：「泛舟越海，有處發脫這船貨物，得些財利便是去處。師父要往何處去？」祖師道：「出家人行無所住，一任善信隨遇便了。」眾商聽了，又見祖師狀貌不凡，便請入舟中坐定。眾商中便有一個略知兩句經義，粗曉半字玄言，輕輕薄薄，便造次開口盤問，那耳聽得的一句道話，竊來的片語口頭，向祖師辯問。祖師不答，這人便動了一欺藐心情，道：「這和尚沒甚來歷，還要多嘴饒舌？」古怪高僧到處，自有秉教護持，人心一欺，蹣跚隨出，舟船有高僧在上，正才穩載，繩纜正爾堅牢。只他存了輕

貌，忽然颶風大作，逆風刮來，那波浪洶湧怕人。眾商人心膽俱裂，惟有祖師坦然，和容益藹。其中卻又有一人，急誦救苦救難菩薩真詮，一時風便寧息，只是把個大舟刮到一個淤灘之上，眾人只得候風停泊在這灘頭。祖師乃向誦經商人道：「虧善人經力，得保全舟船。只是刮到此處，卻又是一種善緣積來，未免要借善人經力。」商人乃問：「何事善緣，借小子經力？」祖師道：「善人登灘上岸，到那有村煙處自知。」商人聽得，隨登灘上岸，信步前行。

走過三五里，果有村煙突出。商人走近前來，只見一個老者，風冷淒淒獨立門首。見商人是個遠來行客，乃問道：「客官何處來的？」商人便把來歷向老者說出。那老者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生長在中華上國，我聞享太平無事之福，居詩書禮義之邦。只是何不在家鄉受享，卻要冒風波，舍性命，尋這蠅頭微利？且莫說冒險犯禁，十有九差，便是得了些利，不過是掙家私、養妻子，與別人出力。若是無父母的也罷了，若有父母在家，老年相倚，你卻漂洋涉海，真沒來由。」商人聽了，笑道：「老叟，你此言有理，可惜在這遠地聽聞。若在我家鄉說出，我小子警悟，也不出來了。只是你能說人，卻不能自說。這寒風冷地，老人家不在家屋內向火吃湯，卻獨立門前，自甘受凍，也沒來由。」老者聽了，把眉一皺，道：「客官，我不說，你不知。我這村鄉邊海，離鎮市路遠，等閒沒有人來。日前不知是何處來了幾個古怪漢子，面貌醜惡，不似客官。中華人物，自然我老漢識得。那幾個丑漢子，到了這幾村裡，大家小戶，沒有個不被他攪擾一番的。小則牲口、孩子被他傷害，大則男子婦人遭他折磨，無有寧時。」商人道：「你村人何不齊力，捉拿他到官長？」老者道：「始初村人也齊心捉拿他，哪裡拿得住？便是捉了一兩個，及至走到中途，他便有幾個趕來。那面貌越發醜惡，村人更被他害。他口裡說我們有十五種，要害盡了你一村老小才罷。」商人道：「老叟，你卻如何安心在此？」老者道：「幸虧我老夫婦二人自幼吃一碗素飯，無事時念幾聲彌陀。這惡漢們說，看我這些面皮饒了我，因此在門首站立。他見了我，便不進此屋，我家老小少賴平安。」商人道：「這幾個惡漢，如今在哪裡？」老者道：「有時來，有時去，卻也真古怪。他來時先尋村間強梁的，奸惡的，男子犯上、婦人失節的。個個受他磨折得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。」商人道：「比如我等過往客商，別村親眷到此，偶然遇著他們，卻怎生處？」老者道：「只有這件，不傷害過往客商、人家親眷。」商人聽了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想必老叟這村中，男婦平日不肯修些善果。比如人人都是老叟夫婦吃齋念佛，那惡漢自是不來了。」老者道：「話便是這等講，也不專此。比如我隔壁這一家夫婦兩個，卻也不吃齋，不念佛，那惡漢們卻又饒了他。」商人道：「這夫婦兩個，想必是老叟說的不犯上、不失節，為人懦弱忠厚的。」老者道：「這卻果然良善。」商人笑道：「情理顯然，我知道了。小子是販海客商，遇風停泊沙灘，帶得有經懺在舟。我去請來，老叟可焚香向這村間誦，管教你這村人安靜，惡漢永遠不來。」老者道：「客官，我這村人不識文字，安知經懺？也沒香燒。若是客官肯為我這村大家小戶男婦保安，便煩你誦罷。」商人道：「我便來誦，你村人卻也不信。」老者道：「我自去家家說知，叫他到舟來奉請。」商人乃辭了老者，走回舟中。見了祖師，把老者這情由說出。祖師道：「善人雖是發了一點道心，只怕村人不信；縱是信了，來請善人與他誦一番，那些惡漢，吾知他暫為經功去了，以後復來。」商人道：「小子欲叫他留下經懺，家家傳請供奉，自然驅逐惡漢不來。」祖師微笑不答。為何不答，下回自曉。